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竒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
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
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
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
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
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竒澁讀或不能成句
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
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
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

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
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
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傳
遂闕闕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
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
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
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
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
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置酒
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

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表明允詩
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
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
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
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
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
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
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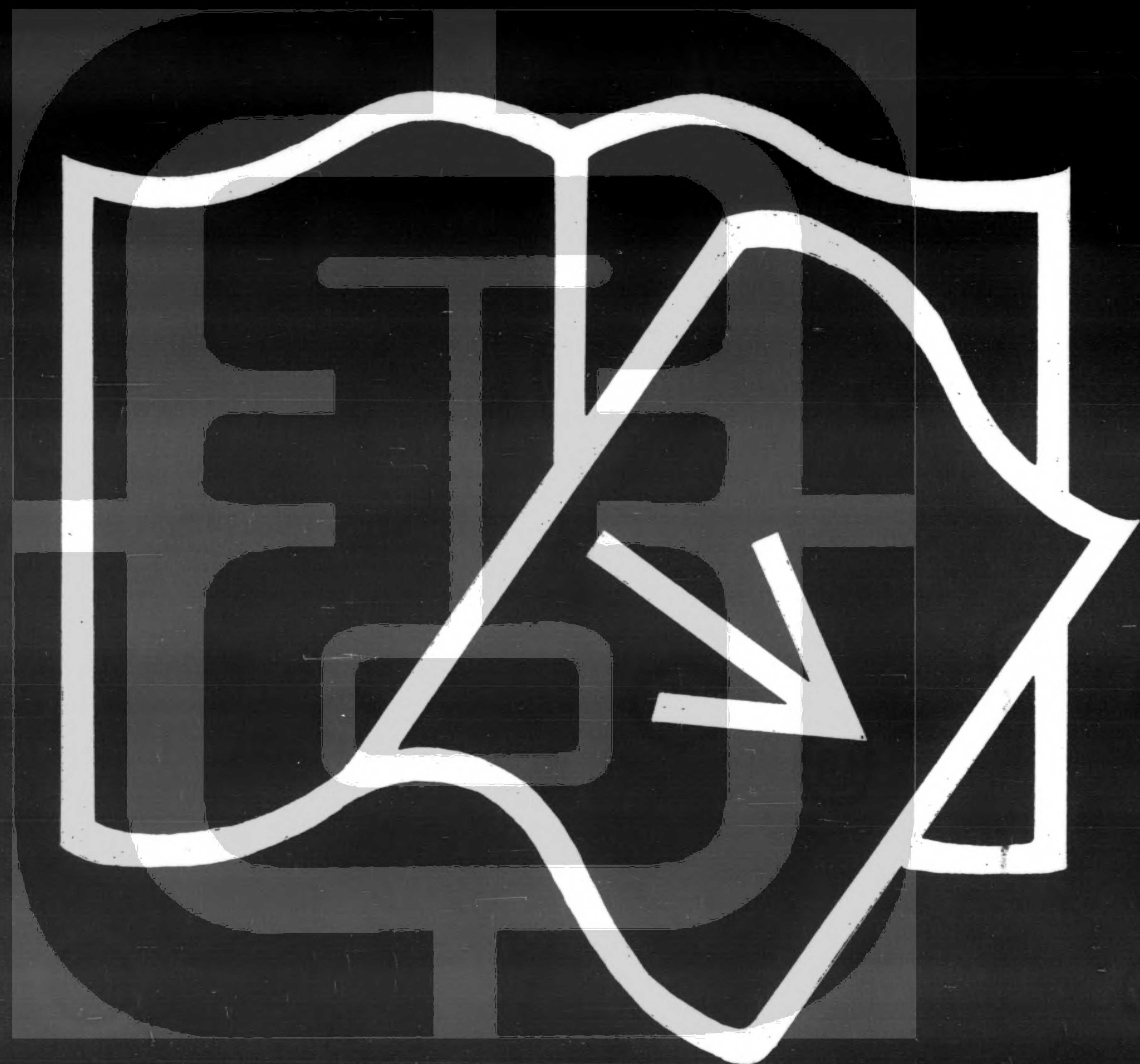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僊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
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
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
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
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
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
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
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
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詭之辭所謂
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四海習
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
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

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
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
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
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
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
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
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
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
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



原件短缺

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
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
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
金梭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
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
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
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
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
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第而

賓王居杭州雲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
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王古之茗
嶢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德浙
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
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哀之而爲陳戒理或
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
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
人所哀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
不死亦一證也

不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之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
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其雲出不正
中七子與江淹雜之是也梁子云作詩品皆云某人

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願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礫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雲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

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不其敝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託之者耳一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增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士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人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稱阮籍口不戒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知籍雖不戒否人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言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之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不人不此而進表一篇乃不所作以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爲之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裋中而委

折於司馬氏獨非視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
不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為嵇
阮吾每為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
盍方時艱侏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盍
目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
判之際日飲不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惟與
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
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伏說者且將日走其門
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逐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
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開懷情
戚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則

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
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腸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
芙蓉沈約稱王筠為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
芙蓉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
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
是翰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
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
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司空圖記戴
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
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詭嘗舉制科不中與

王荆公遊甚欵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藝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

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築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勳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

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
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
脩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
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詩話卷下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
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
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
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
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
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
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
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時貴不數魚鰕有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愈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庖煎苟失所入疾為鏹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府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出送之來潮陽外俾管龍蛇

了厚居神州而甘食蝦蟇一物雖可惜性命無外差

斯茲作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

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一作荻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

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須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聖顯

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顯

百觴稱壽呼南山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兵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聞之今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出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鷓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裏馬許洞開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

句

一作辭

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織能一作能得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一作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嘗遊一縣名其胡大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胡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盡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虛也肝又

有詠詩者云六字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來一作作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嘗嘗曰尖簷帽子卑凡所短靴兒末厥兵
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
尚未遠入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
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
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稟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鐘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也

精麤頓此一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邁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紫魚繁豉添尊菜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終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白髮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也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辛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盡一作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必四字一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諧譁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一作還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出蟻封疾徐彌一字有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丈言退之爲人本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貳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都最擅場其句



原件短缺

有色映荆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尤為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
惟青氈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
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
入秦不減王荆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緣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
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肇晁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
為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
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
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來來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鷓鴣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滎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滎陽公自涑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却韞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識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

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
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
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
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
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
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
一談也旣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
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
試爲之即今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

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晁文以道言劉斯立微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
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
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
意真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
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
士子方行觀嘆曰絀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
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下筆如有神也未
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
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滎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
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

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居真州船場晁以道赴
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
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
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踈人
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

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歟却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挾拖龍北客別去敢踟躕回
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曾元嗣

續

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

叔

沼饒德操

節高秀實

茂華

韓子蒼

駒

及余諸人凡

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
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滎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往時三
呂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
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
興寬爲七字句逢入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滎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與晁伯禹載之唐季實

東坡詩話
之問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
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
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
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
事也

楊念三丈道孚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
有才思為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
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為州法曹掾嘗從公
出游以職事遠歸遺公詩云兩綠霜紅郭外田山濃
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公

甚稱之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闥走馬天街
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
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
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
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
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
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
是神僊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入初避熱多傍柳陰行
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
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
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
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
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
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
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
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
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
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
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
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
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
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鋒惜如玉君
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
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
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

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

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

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挽詩乃蘇子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愬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為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

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踈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

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

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為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

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

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興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

制決竒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焜煌之冊書

啓事乃宋子京作

東坡詩話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稍成毛義志再來師友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元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樞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金星晚雜出兩脚晨可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覺堂一事無居官蕭散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兩後疎張文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

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儔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為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鷄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為此語矣

李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兩砌

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致

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
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
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
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
德猶加歆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宋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
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
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
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
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
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
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
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
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
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
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字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
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
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
草草具盤飧并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
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文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文顯道他日顯道還
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
文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文笑曰
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
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
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
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無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
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無咎舊詩往往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
髮辯博能文元符末 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

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 仁皇世再見 仁
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 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
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
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
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謂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
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
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
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
紹聖中 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
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尹王
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
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 哲

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 上曰名家
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
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
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
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
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
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
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
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
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
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

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滎陽
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蚋敢撲
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蘆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
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東萊呂紫微詩話

程